

梅韵玖传 梅葆玖

吴迎◎著



中国政协文史馆◎编
本书执行主编◎谢柏梁

中国文史出版社

梅韵玖传
梅葆玖

吴迎◎著



中国政协文史馆◎编
本书执行主编◎谢柏梁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韵玖传梅葆玖 / 吴迎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8

(政协委员传记丛书)

ISBN 978-7-5034-5250-5

I . ①梅… II . ①吴… III . ①梅葆玖—传记 IV . ①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8867 号

责任编辑: 王文运 梁 洁

装帧设计: 白雪飞扬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政协组织人才荟萃，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界别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力的杰出人士，为阅历丰富、成就斐然的政协委员立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2013年2月22日，中国政协文史馆举行委员传记中心成立仪式暨委员传记工作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在讲话中指出：“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杰出人士，他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书，一座挖掘不完的矿山。知人方可论世。他们的个人经历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进程以及时代的风貌；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给后人无尽的启迪。”

从数以千计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精心选择传主，组织专门力量帮助他们收集“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挖掘他们的精彩人生并以传记形式出版，是新形势下创新和推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举措。

文史资料特指人民政协征集的以“三亲”为特色的历史资料。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特地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茶话会，“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人民政协汇聚了我国现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等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请他们口述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记述历史，是政协组织的优势所在，这些视角各异的记述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互相比较、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作用。文史资料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能够具体、翔实、生动地展示历史的曲折进程，使历史如多棱镜和万花筒般呈现在世人面前。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级政协共有40多万人次参与这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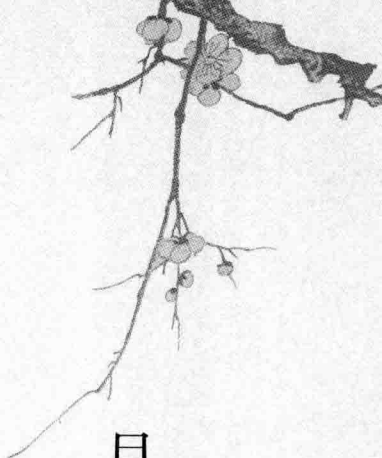
征集史料 80 亿字，编辑出版 50 多亿字，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延续了中华民族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传统，并发挥着“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新的形势下，文史资料征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征集手段和工作成果也趋于多样化。中国政协文史馆将依据人民政协的界别特色，每年遴选一批政协委员，借助规范的口述历史手段，组织专门力量立传。这种由专门机构计划和组织委员传记写作，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还是第一次。我们希望更多的政协委员能够关注这项工作。

向广大读者提供优秀的人物传记是我们的责任。优秀的人物传记记录和反映了杰出人物的生活史和事业史，可以高扬探索的精神、创造的激情和人性的力量，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标。优秀的人物传记的写作，必须具备鲜明的立场、蓬勃的热情和采集第一手资料的功夫，能够从浩繁的资料中科学取舍和整理，再通过一定的表达技巧，达到吸引读者、教育读者、感化读者、提升读者的目的。为此，我们选择兼具专业素养和文字能力的作者，能够将传主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写成彰显个性色彩和具有丰厚内涵的传记，使读者能够从传主的人生阅历、奋斗和体验中得到借鉴和启示。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得到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读者的认可。

中国政协文史馆

2014 年 6 月



目 录

前 言

- 第一章 肝胆相照 / 1
- 第二章 动荡的童年 / 16
- 第三章 学戏和读书两下锅 / 33
- 第四章 准备做演员了 / 76
- 第五章 和父亲同台的日子 / 104
- 第六章 一代完人 与天长逝 / 168
- 第七章 浴火重生 梅开二度 / 198
- 第八章 弟子四十 薪火相传 / 229
- 第九章 梅兰芳和梅葆玖的演唱艺术 / 248
- 跋 / 290

第一章 肝胆相照

2013年8月2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文史馆在文史馆七楼第三会议室召开有关梅葆玖委员传记座谈会，名曰“梅芳雅韵、玖玖留香”。

会后我们相约，一周后在泰州举办“双甲之约”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巡演活动首演时，静下心来，好好聊聊。

梅先生和夫人一行8月6日从北京到上海，没出机场直奔泰州，梅先生喜欢接力式，下午4时，宾馆安顿好后，梅先生和我说：“我们先把明天‘双甲之约’专题演讲会的材料对一下，总不能照章宣读。”我说：“回到故乡，和父老乡亲谈家常、谈父亲、谈谈梅派艺术。真是回家了，特别的亲切。”1956年3月14日，梅先生第一次随父母回故乡祭祖，梅兰芳当天有戏，梅先生代表父亲讲话，念稿纸的这张照片，找很久，这次找到了。

8月7日，在新建的现代化泰州市图书馆，演讲大厅坐满了，梅先生没有完全看稿。他说：

“2014年是我父亲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按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农历纪元六十年为‘一甲子’，120周年谓之‘双甲子’。有特别隆重的纪念意义。故乡作为‘双甲之约’演出的起点，更具历史价值。我



代表梅兰芳家族和我本人对诸位的光临和参与，深表敬意！向故乡的父老乡亲请个安！”

台下感到特别的亲切，鼓了掌。

梅先生说：“梅兰芳是近代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是我国京剧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表演艺术家。他一生在艺术上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不断革新而创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的优秀剧目，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梅派艺术。

“梅兰芳以他中正平和的表演手法，以特有的甜美圆润、音聚响堂的嗓音所创造的淋漓酣畅、落落大方。优美动听的演唱，为人们所热烈喜爱。给人们提供了极为美妙、高雅的艺术享受，使人感到洁白纯真，从而荡漾着人们的心灵，为无数戏曲艺术的后继者树立了师法、学习的典范。”

我看见坐在前排好几位青年人用 **MP3** 或手机在录音，他们不是记者，是自身的需要。我想这个小城毕竟是梅兰芳、柳敬亭的故乡，人们的文化素质就是不一样。

梅先生说：“党的十八大要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中央的声音代表了民族的意志。”

“我们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如何使前辈们创造的宝贵的艺术财富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如何像梅兰芳那样继往开来，接过旧的、完善当时的、发展将来的，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了。”

“梅兰芳的蓄髭明志，坚贞不屈的爱国思想，完全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而形成的，这和他的生死观是一致的。和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言一样流芳百世。梅兰芳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

演讲完，乡亲们一拥而上，和梅先生一一留影，签名留念。我们有点担心他会不会累，毕竟年近八十了。看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意思，笑容可掬。梅先生在梨园界的内外圈里性格好、脾气好、



没架子是出了名的。人们常说艺如其人，精神境界体现在艺术的表现上。梅派能始终成为京剧的第一大派，有它的根。

进了房间，梅先生给我沏了一杯从北京带来的香片，临窗而坐。他和我说：“中午最好随便吃点，我们都上了岁数了，少吃为妙。”

我说：“这次写传记，大家都很重视。”

梅先生说：“第一，千万别称我‘大师’，更不要做‘大师’传记。我父亲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中国真正的大师不多。第二，把我自己艰辛的学艺过程，一步一步如何走过来的心得，梅派艺术为什么要坚持‘移步不换形’，京剧以后怎么办？如实讲一讲，留给下一代和喜欢中国京剧的朋友看看，是我们愿意做的。”

我说：“言之有理，一个国家，大师少几位，甚至没有，都没有关系，以后会有的。就怕普通人心中‘大师’的标准都糊涂了，大师越来越多，那真可怕了。”

梅先生说：“基本上分几个阶段，童年的动荡，学戏和读书——双轨的艰辛，进梅剧团跟随父亲演出时期，父亲逝世，挑梁梅剧团时期，‘文化大革命’搞音响、农村劳动，改革开放、重放光彩，40位弟子对梅派艺术的继承和今后梅派长期发展愿景。流水账不报了，通过常演的几个戏，讲几件事儿，传点艺，动点真格。将几个时期有意思的事，有趣的事儿串起来，不生硬平铺直叙，同时对戏校同学、青年演员的学艺也会有点帮助。”

梅先生说：“我生在上海，思南路87号，受的是外国教会学校的教育，和科班里成长的演员有点不同。父亲的教导又特别严格，好在你是知道思南路‘梅华诗屋’那种文化氛围的。而且，你是真喜欢，几十年前和卢文勤一起写的书，至今几十年过去，青年演员都还在用。我们写，千万别言过其实。”

我说：“我是想通过把你的艺术心得、为人处世、人生追求记录下来，对当前京剧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给决策者和实践者起到抛砖



震旦大学校门

引玉的作用，也是和我们的爱好者，广大读者一种神交。”

梅先生最后说：“这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我在国内、国外到处演出，业余时间唯一的去处，就是政协了。从北京市政协开始，近 30 年了，从第八届全国政协起始也实足 20 年了，每年 3 月初都要聚会。‘共议国事’，成为我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了。父亲在世时就是第一届委员，那时文艺界委员很少的，以后又是常委，‘文革’以后，五哥（梅绍武）也被选为常委。

“现在我的学生中，李胜素、董圆圆也在全国政协了，今年中秋戏曲晚会，李胜素、董圆圆、魏海敏都表演了梅派节目，张晶当天也在电视里上《醉酒》的课，使我十分欣慰。平时，请家人和朋友吃饭，我总是在北京站对面的市政协餐厅，20 年的习惯了，很少去后海的‘梅府家宴’，因为我到了，总不肯收我的钱，太客气了。”

我说：“那我们就先以此为题，倒叙了。”

梅先生说：“1948年，家里还算平静，卢燕母女去美国已近一年，四哥考上了震旦土木系，和我一个学校，我是预科，他是本科。七姐（葆玥）在震旦女中，父亲请了陈秀华老师来家教她余派，她和我一样读书和学戏，也很忙。社会上民不聊生，父亲为上海伶界联合会和北平国剧公会义演两天，为救同行燃眉之急。票款和捐款三亿七千万元全数请德高望重的萧长华先生主持分给同行。下半年除了拍《生死恨》电影，没有演出，唱片公司版税每年都会如数送到家里，帮助我母亲的日常开销。北方内战激烈，上海各大专学校都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我还是中学生，没有去参加，但震旦校园里已经不平静了，有的外国神父要准备撤了。家中每天倒还是有不少父亲的学生来，吊嗓子、学戏，‘梅华诗屋’里坐得满满的。到了1949年，战事更吃紧了。国民党政府要撤了，希望我们全家也撤到台湾去，说是房子也有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1949年4月，梅兰芳的挚友、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留美的熊佛西先生，带着夏衍先生到了思南路梅家，希望梅兰芳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梅兰芳同意熊佛老的说法：“唱戏的在小岛上能活吗？”

5月27日，解放军进了上海，梅兰芳说：“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我们家附近思南路，复兴路到建国路一带非常宁静。



梅葆玖上学时代的作业本



5月31日，梅剧团接受陈毅市长的邀请，在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连演三天，热情招待和慰问解放军。“父亲很当件事儿。”

梅先生回忆说：“当年陈毅市长威信很高，第一天演出完，陈毅就专门到后台，对我父亲表示谢意，我每天随父亲去剧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下如此秩序井然的特殊观众，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我参加无数次慰问解放军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的演出，都会想起梅剧团那次演出的情景。”

6月4日，父亲接受陈毅市长的邀请，在八仙桥青年会参加了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海各报都登了梅兰芳一起开会的照片。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梅兰芳在会上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当梅兰芳第一次和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风趣地提及北平人对梅兰芳的欢迎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时的情形，毛泽东幽默地对梅兰芳说“您的名气比我大。”^①

梅先生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到北京，从小在上海法租界长大，就那么一个小天地，到了北京吓了一大跳，怎么那么大啊！一切很好，唯一不能接受的是豆汁那股味儿，实在是……”

“我和葆玥姐随父母以及许姬传先生一行准备北上，母亲准备了好多给亲友的礼物。在上海出发前，熊佛老就来告知，到北京会有演出，所以管服装的郭岐山先生（现在梅剧团管服装、舞美的郭春慧先生的父亲）、老生王少亭等人，包括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等上海代表有60多人。我16岁第一次出远门，特别兴奋。”

“6月24日出发，到北京已经27日了，火车路上走了三天，路过南京，刘伯承将军在原国民党的励志社（我父亲1936年演《生死

^① 参见谢思进、孙利华编著：《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恨》大为轰动的礼堂）设宴招待我们，在南京白鹭洲停了17个小时，为避空袭。路过济南，正值午夜，那天晚上月亮非常好，碧天如水，皎洁的月光照到泰山顶上，愈显得泰山的崇高伟大，奇峰突起，好看极了。葆玥姐是念中文的，诗兴大发，念了许多古代诗人描写明月的佳句，也使我想起昆曲里，写月的曲词‘月明如水浸楼台’，‘月明云淡露华浓’，古人写景的技巧，真有独到之处。火车几乎每站都要停，我父亲每到一站都要下车和沿途的戏迷打招呼，毕竟大家都有十多年没有见到梅兰芳了。

“天津的欢迎阵势最大，我父亲答应北京的事儿完了，第一站就到天津来演。

“北京站终于到了，人山人海，‘梅老板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都想来看一看。在京的同行，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全来了。

“我们住在东单史家胡同陈关锋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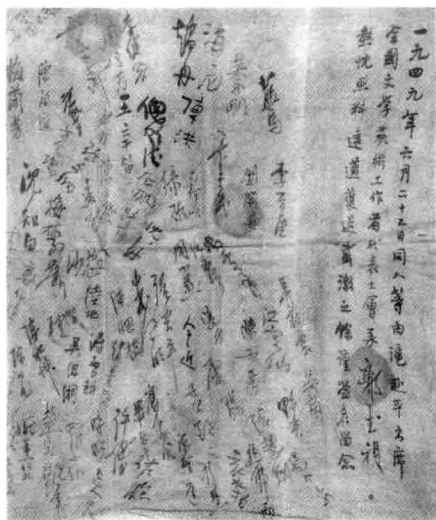
梅先生和我说：“就是你以前常住的干面胡同红十字会宾馆。这住宅以前正门在史家胡同，后门在干面胡同，现在后门成正门了。”

我说：“你和这块地儿真有缘，第一次回北京住这儿，结婚了，就住干面胡同对门，50多年了吧，这50年发生了多少事啊！”我因为住红十字会宾馆，在梅先生家对门，有时要研究点戏或者跟梅先生的几位弟子张晶等来研究点戏，也常在这儿，梅先生过来参加也方便。

梅先生说：“陈关锋是新华银行经理，冯六爷（耿光）是新华银行的董事长，所以都是老朋友了。陈关锋先生的夫人已经去国外了，当时住的还有一对音乐家夫妇，这是一个西洋式的旧洋房，不是四合院，北京城里很少有。‘画廊金粉半寒星，池馆苍苔一片青。’我父亲肠胃不好，演出忙，饮食无序，他除了开会时间外，都到这儿吃饭休息，我母亲还邀我父亲的学生王珮瑜一起来北京，她是营养学专家，来料理我父亲的饮食卫生。”我说：“我认识，前几年她从美国回来，



梅兰芳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证



1949年6月，梅葆玖随父亲参加第一届文代会，上海代表团70余名代表在火车上一起签名

找我帮助解决上海的房屋之事。她唱得好，我有她‘洛神’的资料。”

“文代会”期间，我父亲演出了《霸王别姬》，当时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安排我父亲观摩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中山狼》《进长安》和现代戏《四劝》。我父亲在7月底，为救同行之急，在长安大戏院演了四场义务戏，票款全数由梅剧团总管李八爷（春林）管理，支付同行救急。

9月4日，梅兰芳作为政协委员动身北上，参加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会议期间梅兰芳发了言。梅兰芳和许姬传先生住在六国饭店全国政协的招待所，出席会议的岁数大的委员都安排在二楼，便于上下楼，代表的伙食，规定到饭厅集体进膳，早晨8点稀饭馒头，12点午餐，6点晚餐，摇铃通知。此外，还有理发券、洗衣券、乘车证，招待得很周到。代表中也有多年的老友，如周孝怀、张难先、江翔云、李步青、陈望道都是思想开明、齿德俱尊的老人。尤其是张难先老人，以前做过浙江省主席，当



年已 76 岁高龄了，饱经沧桑，阅历丰富，数十年来始终不愿参政，不想多事。但是这次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批人都欢欣鼓舞，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参加，会议中发言引发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庆贺这些久经事变的老人，也可以说是庆贺人民政协的本身，这些老朋友和梅兰芳一样选择了几十年，现在真正选对了。张难先以前在国民党里以廉俭著称，他十分仰慕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民族气节，这次知道梅兰芳也来参加会议，特地备了一个扇面，请梅兰芳画梅，引为佳话。到六国饭店特地拜访梅兰芳的还有一对十分特殊的父子，在第一届全国政协 622 位代表中唯一的一对父子：父亲陈已生，儿子陈震中，父亲是上海工商界人士，儿子是代表学生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陈氏家族中不少女眷都是梅派名票，对梅派极为热爱。虽都生活在上海，但以前无结识之缘，故此次特地拜访。这一对父子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同日寇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们出自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家庭，陈已生的父亲陈汝康是光绪“戊戌变法”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祖孙三辈，子秉父志，先后参加了自 1895 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直到新中国成立，绵延半个多世纪的近代中国大变革。

梅先生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委员和我父亲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志士，他们一辈子都在拼搏，都在专心做自己的事，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一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梅兰芳演了一次戏，并在共和国成立第二天，政协联欢会上做了一次节目主持人，和现在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差不多，两位主持人，另一位是田汉。票戏的人都是文化界的领导同志和政协委员中的爱好者，这可以说是现在全国政协京昆室的前奏了，但今天的政协京昆室大多是政协委员中的专业演员了，委员中能上台唱一出的不多了，尤其是中年的不多了，青年更少了。

政协的京剧晚会，没有戏单。史料记载，许姬传那天也迟到了，进门已经是第二出《钟馗嫁妹》，由侯益隆的徒弟演的；下面是云燕



铭的《鸿鸾喜》，演到“投江”为止，不带“棒打”；压轴是谭富英的《定军山》带“斩渊”。大轴梅兰芳的《宇宙锋》，12点钟上场，“那天嗓音甜润，做功表演深刻，台下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极了，我们坐的地方距离戏台有十几排，但是【反二黄】里‘懒睁杏眼，倒凤颠鸾，一声来唤’，几个低腔，每一个字都送到耳边，异常清楚。我觉得近三五年来听梅剧以这次为最舒服”。阿英同志常说：“优美的戏剧，能够净化观众的心灵，使之升华。”那天晚上真是到了那种境界。梅兰芳事后说：“因为环境与心情的和谐，演得非常舒适。”和我们看戏的人有着同样的感觉。

政协开完会，因梅兰芳离开北京近20年了，20岁左右的人没有听过梅兰芳的戏，要求演出的市民呼声极高，长安大戏院（老长安大戏院位于西单，西长安街路南）方面，托尚小云（梅兰芳表妹夫）来说，要求帮几天忙，梅兰芳也觉得应该和市民观众见见面，约定开完会，唱十天。演员大部分是梅剧团的老人。小生俞振飞，从上海赶来，其余萧长华、刘连荣、王少亭原来就在北京。老生约了奚啸伯，因为奚啸伯内人过去后，情绪很不好，梅兰芳为此，相约他参加。同时对杨宝森打了招呼，杨宝森也认为应该帮奚啸伯的忙，原来他们交情就很好。戏码由梅兰芳自己圈定。点定了《起解》《贩马记》《宇宙锋》《别姬》《凤还巢》五出戏。戏改已经开始，觉得还没有大毛病，加以部分修改，比较容易。在“长安”演出的十天中，有四场《别姬》，因为买票拥挤，票柜上的玻璃都被打破了，警察也无法维持秩序，“长安”院方要求多演《别姬》，解决这种困难。

值得纪念的当推1950年12月31日，梅兰芳带着梅先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金山寺·断桥》，第二天，1951年元旦，梅先生又到怀仁堂演了《玉堂春》。

梅先生很谦虚地说：“以前所有有关梅兰芳的书都写了这件事，那时我才16岁，还小，这次《传记》是否要写？”我说：“要写，那



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而且所有的书里就那么几句话，也不详细，你是否详细一点说一说。”

梅先生说：“实在没有什么可多说的，那时，我还在上海念书，要到1951年暑假，我才完全离开学校。12月13日，我在长安大戏院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京剧招待晚会，和我父亲，姜六爷演的《游园惊梦》，前面是谭元寿《问樵闹府》，再前面是戏曲实验学校学生谢锐青等的《金山水斗》。年底那天，就说要去中南海演《水斗·断桥》，第二天有我的《玉堂春》。演给谁看，没有人说过，父母也不说的，跟着父亲走就行了。

“第一天，父亲也没有进首长休息厅，因为要演出，不能见客。第二天，我演《玉春堂》那天，我父亲在看我扮戏，周恩来总理在开场前对我父亲说：‘除夕看老一辈艺术家，今天看青年一代，你来看戏，一定很高兴吧。’父亲回到家中对母亲说：‘今天在休息室里见到毛主席，他含笑和我说：昨天看了《金山寺·断桥》，你演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的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线球。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梅先生说：“我在后台扮戏，也没有什么人来说话，当然，我还小，主要是我父亲。那天的王金龙还是姜六爷（妙香）扮演。蓝袍、红袍是梅剧团老人王少亭和韦三奎扮演。因为是在中南海后台，所以特别安静。

“自己唱得也比较满意，因为这出戏在上海参加夏声戏校演出时，经常贴，唱熟了，台下很安静地听戏，完了才鼓掌。

“当时，我们家已经搬进由政府安排的护国寺住宅了，即现在的梅兰芳纪念馆。”

1949年梅兰芳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时，周总理对梅兰芳说：“我希望你到北京来主持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你可以住到旧